

中华医道的认识领域及其理论纲纪

傅景华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

[摘要] 中医与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关系, 及其在民族复兴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使人们对于中医的理论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须在中华文化及其自然与生命之道宏大的精神背景下, 并比较现代科学革命的最新进展, 重申中华医道的认识领域、认识过程、范畴网络、实践目标, 以及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本草等理论纲纪。

[关键词] 中华医道; 认识领域; 中医理论

[中图分类号] R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42(2006)03-0007-04

中医问题关系着人民的生存与健康, 中医问题涉及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然而, 近代以来, 利用西方科学对中医的解释、验证和改造, 使人们对中医的认识存在着普遍的误区。澄清中医与西医根本不同的认识领域及其理论纲纪, 对于中医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乃至中华文化的复兴, 以及人类对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自然和生命的本原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古以来, 西方人就在有形的物体结构中寻找世界和人体的实质; 中国人却在无限的运动过程中追溯自然和生命的本原。于是,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便出现了两个领域、两种文化。也就有了西方医学与中华医道的两军突起、双水分流。人与自然的分离与斗争,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会通, 究竟谁优谁劣? 人体结构与功能, 生命过程与枢机, 究竟孰主孰从?

中医本是医道, 而不仅是医学。此道不同于道家或道教。医道是生命之道, 通于自然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出现“道”字 269 次, 多表示对本原、过程等的认识。而出现“学”字仅 6 次, 只具有学习、学问等含义。《素问·至著教论》开篇即问: “子知医之道乎”? 并谓: “医道论篇, 可传后世, 可以为宝”。道术学技, 主从以次, 高下有别; 中西之学, 领域不同, 内容各异。林亿序《黄帝内

经素问》谓: “惜乎唐令列之医学, 付之执技之流”, “奈何将至精至微之道, 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 其不废绝, 已为幸矣”(《重刊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明顾从德刻本)!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 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中医不属于“朴素”、“自发”的原始哲学; 中医不限于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生命是过程, 而不是人体。生命的活动方式为神气形, 而不仅仅局限于形。形也并非形体。神为本, 气为用, 形为器。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导方式, “神者生之制也”; 气是生命活动的实现方式, “气者生之充也”; 形是生命活动的运载方式, “形者生之舍也”。神绝非仅指思维意识, 而包括自在的魂神意魄志; 气不是组成人体的物质, 而可泛指各类生命活动方式; 形不仅是有形实体, 还包括生命空间与生命场。《黄帝内经》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关系, 《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 “粗守形, 上守神”; “粗守关, 上守机”(《灵枢经》, 明赵府居敬堂本)。

中医的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 但主要是生命过程与枢机, 而不仅是人体结构与功能。甲骨文的“素”字是截断筋带的象形, 表示生命的延续及其诞生的过程。“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 “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中医是过程之

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化变之道，而不仅是功能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化变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功能形式之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过程即中医所称“自然”。自然不是现今所谓“自然界”或“自然科学”。自为始，然为终。自然就是过程。生命过程领域显示圜道与生道。生道显示气道与数道。数道显示序道与类道。道、德、气、数、序、类是过程领域的范畴。道是关于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是关于过程的认识，关于相互作用的认识。德是生道，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本）。气是运动方式，而不是什么“基本的物质”。数是作用方式，而不是定量运算的数字。数术与算术相对。后世将算术称作“数学”，从而导致范畴的混淆。既然数学的概念已深入人心，那么真正的数术应称作数道，数道显示过程的运动方式与作用关系。序是作用序列。《周易》的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是两仪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太玄经》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是三方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类是作用类别。《素问·阴阳类论》“阴阳之类，经脉之道”论类之理。《素问·示从容论》“循法守度，援物比类”论类之法。《素问·疏五过论》“比类奇恒，从容知之”论类之诊。《素问·微四失论》“不知比类，足以自乱”论类之治。

枢机即中医所称“枢”和“机”。机本为“几”。甲骨文的“幾”字，上为脐带的象形，下为板斧的象形，表示生命的出现与事件的发生。生命枢机领域显示和道与机道。机道显示化道与变道。变道显示态道与势道。机、化、变、态、势、象是枢机领域的范畴。机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万变发于一机。化是机之动，变是化之极。“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素问·天元纪大论》）。化变是由化至变，变化是变中有化。态是变化的方式，而不仅仅指状态。状态属形态范畴。态有神态、气态、形态之类。势是变化的属性，而不仅仅指形势。势有神势、气势、形势之异，其下又各有局势、趋势、时势之别。局势是关系属性，趋势是空间属性，时势是时间属性。如中医病机的局势有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有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有卫气营血、温病三焦、伤寒六病等。象是一切过程、枢机与结构的展现。象有神、气、形

之异。见其象而知其化，致广大而极精微。

结构即中医所称“器”或“形”。生命结构领域显示物道与空道，即生命物质与生命空间，生命物质包括生命体与生命场。于是便有生命体、生命场与生命空间三个世界。生命体包括实体与粒子，即中医所称“体”与“微”。《灵枢·九针十二原》谓：“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实体下的研究对象有整体与部件之分，整体下有系统与要素之分，部件下有器官与组织之别，组织有细胞与分子之异。西医学的研究对象在实体层次，实体只是局域性生命过程的载体。是生命空间、生命场与生命体运载着生命过程。阴阳五行就是统一场数序。中医正反、虚实、开合、动静，包括表里、出入、升降、聚散等都属于空间与场运变的范畴，而不是实体与功能或机械运动的概念。《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机之动，不离其空”，就是说生命神机的发动不能离开生命空间，而不是指什么“人体皮肤的穴位”。

中医的认识过程包括感、知、悟，但其主要特征是悟思与感思，而且在知思范畴也超越形式逻辑，更重辩证思维。思维属于知思的范畴，只是意识的一小部分。生命之神包括魂神意魄志。其中狭义之神指神明。《素问·灵兰秘典论》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是主导的生命活动方式的归类。神明由之显现。神清和用曰明。神明是生命之神的清静和谐，灵慧致用。志为本，神为用。神为本，意为用，魂魄为使。意有意志、意念、意识之别。三者又各有虚、隐、显之异。显意识包括感、知、悟。感、知、悟均含性、觉、思。艺术是感思的创造，科学是知思的产物，而道是悟思的显现。中华医道包容悟识、知识与感识。

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经纬；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中医的主要范畴是道、德、气、数、序、类，机、化、变，态、势、象。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只是生道、化道、变道及病道、诊道、治道所属的范畴。抛弃与离散其主要范畴，曲解与异化其从属范畴，使中华医道在三大认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丧失殆尽。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生命内藏自隐、自调、自控、自生、自化、自和。人自己拥有调理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自在。医道的目的就是

调动自在。中医是和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和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病态过程与生命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对待疾病应像我们对待孩子一样，要善待、引导、教化他们，而不是杀死、战胜、消灭他们。

中医是生生之道。生道通于化道、变道。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属于生道、化道、变道。例如，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朴素的矛盾论。阴阳不是原始哲学，也不是经验医学的说理工具。阴阳无时不有，阴阳无处不在。阴阳是自然数序，纵横通贯三大领域，属于运动方式、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变化态势等范畴，而不是指孤立的物体。阴阳有气、性、象之别。阴阳的相互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与；同象相类，异象相别。而不是什么阴阳相争、阴阳平衡、阴阳转化。

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五种具体的物质，也不是朴素的机械论，更不是封建迷信。五行的关系，得其和则生承制化，失其和则胜复乘侮。生不是产生，承不是克伐。“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素问·六微旨大论》）。生则制，承则化。制者从无生有，化者从有化无。阳化气，阴成形。木火土金水为阴生之序，金木土水火为阳化之序。五行是自然数序，与阴阳一样遍及三大领域，而在生命过程中则通贯神气形。

五藏是神气形的五行归类，而不是实体的组织器官。《黄帝内经》一再重申神藏、气藏、形藏的区别，就是为了避免后人将“藏”理解成什么“脏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中医重神气而轻形器，所以对五类神气的认识最得造化之天机。如果必须用通俗语言作出翻译，才能使人们理解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气之五藏的分类归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反馈、协调方式可归属于肝，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导、驱动方式可归属于心，一切生命活动的演变、运化方式可归属于脾，一切生命活动的传递、转输方式可归属于肺，一切生命活动的发生、控制方式可归属于肾。神藏的魂神意魄志又有独特的寓义，而形藏也并非只是实体的组织器官。因为生命空间、生命场的出入升降，生命能量、生命信息的控发运变等尽在其中。六府亦如是。

经络不是“气血运行的通道”，也没有具体的结构与形态。在实验室里和显微镜下寻找经络的实

质与结构形态，使重大的国家级课题变成长期推动的西西弗斯巨石。经络是神气的游行出入，俞窍是神气的转输交会。《灵枢·九针十二原》早已明言：“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所谓“经脉循行路线”，并不是真正的经络，实际上是俞窍的连结线，而俞窍是交会的集合点。经络和俞窍在实体世界浅表组织层次的显示，是生命活动的概率现象，也就是神气游行出入、转输交会的概率现象。经络是生命运动的联系方式，贯通有无两境，遍及三大领域。包括生命空间与场及粒子的开合、动静、出入、升降、聚散等，以及生命能量与生命信息的发生、驱动、传递、反馈、演变等。

粒子与场被看作是自然界最根本的原理之一。但也是古代中国人的认识，如有无、开合、出入、聚散等，就不仅是对场与粒子，而且是对空间运变的认识。即使在实体层次上，也并非物体的运动。例如，散不是物质散开，而是波动性显现。不是粒子的周边包围着一个场，而是粒子不断产生、不断消失的同时，波动性却连续显现。光的传递不是粒子的线性移动，而是能量波的延伸。波动性是自然原理，因而也是生命原理。经络不是物体，经络不能流动。更不存在具体的运行管道。神气的游行出入不依赖有形的通道，而在于生命空间与场及粒子的运变，及物质的连续性与波动性。其波动方式为：点点激发，点点成线，线线归窍，总窍在心（此心为神藏、气藏之归属，而不是组织器官的心脏）。

病因、病机、治则、方药等属于病道、诊道、治道。例如，病因是生命运动的失和，而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则为邪气。中和通是生命运动的最佳态势，失中、失和、失通就会出现病态过程。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位、定性、定量。治道在于把握病机，调理失和，促动生机。而不在于抑制症状，替代功能，切除病灶。求其所因，安其所属，调其势以使其和，乃是气治的根本原则。而中医诊治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知著，出神入化，以气化神，以神还虚方得医道之真谛。

治法有神治、气治、形治之类，又有调治、刺治、药治之异，而诸法又有治神、治气、治形之别。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纲领的药治，显然属

于气治的范畴，且只是一种治法而已。药治三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变应变，以化促化；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而非法为法，圆机活法，法式检押，又是对待古方、运用常法的三个层次。

本草是草之本，也就是药之本。求本致和，以和致用。如今称本草为“中药”。更有人将其与“植物药”等同。本草不仅是物体，药性不仅是化学。四气是变化态势，五味是运动方式，升降是时空效应，归经是作用方向。本草和于人，以药之偏和人之偏。气相求，性相与；同相佐，异相抑。气数序类、化变态势相生相承，相反相成，空间开合，场际出入相从相应、相和相通。时空数序是药之本，机发变化是药之神，能量信息是药之魂。高温、高压、分解、提取所谓有效化学成分，对西医来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锦上添花。而中医付出的代价，却是根本性的消亡。四气五味、升降归经不知所终，运动数序、变化枢机丧失殆尽，时空态势、波动效应完全湮灭，天然能量、生命信息荡然无存。

中国人早在 2800 年前已有关于空间、波动及信息等的精辟论述。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有无相生，其中有信的感悟，震撼古今而石破天惊。庄子说：“万物出于机而入于机”。出则为信，入则为息。出入包括空间的运变、物质的波动、能量的转化、信息的传递。机发制动变化，并且待时而作。能量信息作用于人的生命过程，正如用钥解锁，开枪射击，起动机车，遥控电视一样，微小能量可以转动机枢，微弱信息可以引发突变。关键在于审察病机，调动生机。各类治法皆如是。

物质与能量、信息之间相互作用，场与场相互

作用，空间与空间相互作用，势与势相互作用，态与态相互作用，数与数相互作用，气与气相互作用，从而可引发一系列生命运动方式的有序变化。例如，通过其反馈，启动其主导、演变、传递，而实现其发生方式，完成阴成形的过程。这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通过其转输，引发其协调、运化、控制，而实现其驱动方式，完成阳化气的过程。这就是金化木、木化土、土化水、水化火。生始于木而成于水，化始于金而现于火。

中医不仅是应用科学，更是生命之道与自然之道，也是文化艺术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营造了诗情画意的和谐氛围，为实现人类心理的协调与精神的恬憺，提供了天人和通的文化背景与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医道通于天道，亦通于人道，是中华医道自然、生命、社会大一统的和谐原理，永远是人类精神本性的光辉展现。

上世纪之初，随着相对论和量子论的问世，现代自然科学迎来了亘古至今最为强大的 20 世纪风暴和第三次革命，整个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面临深刻而广泛的危机。继之而来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微循环理论、分形论、混沌论的出现，更深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普遍的自然观和方法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回归，是向中医理论的回归。

正如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文明一样，这场科学革命必将导致中华文化的复兴，从而迎接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当此之时，重申中华医道的认识领域及其理论纲纪，不仅是人类健康的需要，科学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Cognition Field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and Some Special Topics

Fu Jinghua

(China Academy of TCM,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CM has increasingly been attracting peoples' attention. In order to make TCM more understood,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gnition field, cognition process, the scope and network and the practice goal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some special topics such as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 visceral outward manifestation and the channels and collaterals, the pathogeny, the rule of treatment and material medica, etc.

[Key words]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cognition field; theory of TCM